

神话的艺术品性

——卡西尔论神话与艺术

谢冬冰*

[内容提要] 卡西尔认为，艺术起源于神话。因为神话是无意识的虚构，具有概念和感性、理论与艺术的双重结构，是直观与情感的统一，有交感性特点。所以，神话自诞生起就具有艺术品性，但神话不是艺术，因为神话是人类早期文明探寻世界本源的活动，人们对神话是信以为真的，而艺术创作的虚构性是自知自觉的。

[关键词] 神话 艺术 艺术品性 象征形式

神话和艺术从生成之日始就是紧密相连的。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①对于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以专著的形式进行了论证。卡西尔认为，“存在着某种原始的‘隐喻思维’，它反映在‘原始隐喻’之中，并在诗歌中与心灵的‘自我表现’结合在一起”。后来，苏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修正并拓展了卡西尔的这一理论。她指出：“神话是一种‘非推论性的象征表达’（symbolism）；神话所能达到的最高发展就是人类生命和宇宙秩序的展示，它就呈

* 谢冬冰，1969年生，江苏徐州人，文学博士，教授。现于江苏开放大学（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党委宣传部工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711页。

现在史诗之中。”^①

那么，艺术是怎样和神话融合在一起，又是怎样从神话中分离出来的呢？

一 神话符号中的艺术品性

卡西尔给自己的神话学确定的研究任务是“不询问一种形而上学体系或神学体系所问的那种问题”，“不探究神话想象……的题材而是探究它们的形式”，即不从形而上学或神学角度去研究神话，也不去归纳、概括各种神话题材以达到某种统一类型，而是探究神话的“形式”，即探讨“神话创作功能”，在这一方面，全世界不同社会文化的神话中都具有“真正的同质性”^②，“神话创作功能的产物一定具有一个哲学的，亦即一个可理解的‘意义’。如果神话在所有各种图像和符号之下隐匿起了这种意义，那么把这种意义揭示出来就成了哲学的任务”^③。卡西尔的神话理论包含许多内容，但是和艺术有关的观点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神话是“一种无意识的虚构”。原始人对自己的神话虚构是深信不疑的。从这一点上看，神话可以说是原始人无意识的创作，但是它和艺术的虚构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原始人在虚构这些神话故事时是信以为真的，而作家在创作作品时却是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是在虚构，是在想象。即是说艺术创作是自觉的，而神话的创造是不自觉的。就像卡西尔说的：“原始精神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创造物的意义。”^④

其次，神话具有概念和感性、理论与艺术的双重结构。“神话仿佛具有一副双重面目。一方面它向我们展示一个概念的结构，另一方面则又展示一个感性的结构。它并不是一大团无组织的混乱观念，而是依赖于一定的感知方式。如果神话不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感知世界，那它就不可能以独特的方式对之作出判断或解释。”^⑤ 神话对世界的感知既依附于感性形式，又包含着理性内容和

① Monroe C. Beardsley, *Aesthetics: Problems in the Philosophy of Criticism*, Indianapolis: Hackett, 1985, p. 444.

②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93页。

③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94页。

④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94页。

⑤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97页。

观念——对世界的解释，这就呈现为一种特殊的双重结构。神话的创造，因此“兼有一个理论的要素和一个艺术创造的要素”^①。这一点《神话思维》中论述得特别充分，卡西尔举出大量例证阐明现代天文学是来源于神话世界中的天象学和星宿学，数字在神话中也有一个圣数体系。所以，说神话兼有理论的要素和艺术创造的要素是十分恰当的。

再次，与神话思维的特征相关，神话具有直感性与情感的统一性。神话具有“直接性的质本身”，“原始人并不是以各种纯粹抽象的符号而是以一种具体而直接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感情和情绪的，所以我们必须研究这种表达的整体才能发觉神话……的结构”。^② 神话结构的特征是非理性、非逻辑的，“神话的真正基质不是思维的基质而是情感的基质”，它内在的理性“更多地依赖于情感的统一性而不是依赖于逻辑的法则。这种情感的统一性是原始思维最强烈最深刻的推动力之一”。^③ 说到底，“神话是情感的产物”^④。这一点，神话和艺术看上去是一致的，卡西尔和朗格虽然都认为艺术是情感的形式，但是他们所说的艺术情感和神话中的情感是不一样的，他们所说的艺术情感是普遍性的情感，朗格把它称为“概念性的情感”。而神话中的情感则是自然的生理上的情感、生活中的情感。

最后，神话情感有交感性的特点。神话虽然是情感的产物，但反映在神话中的情感却有自己独特的一面，这表现在原始人的自然观“既不是纯理论的，也不是纯实践的，而是交感的（sympathetic）”。^⑤ 原始人抱有“生命一体化”的坚定信仰，他们把自然界的一切都看成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而且生命意识之间是可以相互沟通，交互感应的。“自然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生命的社会”，人只是这个社会中的一小部分。而且这种一体化的生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生生不息的。如此，这种“生命一体性和不间断”的信仰成为原始人的一种最强烈的情感，神话就是这种情感的产物，“它的情感背景使它的所有产品都染上了它自己所特有的色彩”。^⑥

①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98页。

②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101页。

③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104页。

④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105页。

⑤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105页。

⑥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107页。

正是因为神话思维认为生命是一体的、不间断的，才导致了神话对死亡的否定，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神话可以被解释为就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① 追求生命的永恒也可以看作神话的目的之一。

由上述特点还可以继续推出，既然神话是充满生命的，那么它就是活生生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我们不能把神话归结为某种静止不变的要素，而必须努力从它的内在生命力中去把握它，从它的运动性和多面性中去把握它，总之要从它的动力学原则中去把握它”。^② 也正因为神话世界是一体的，原始思维认为生命是交感的，所以神话应该是具有社会品格的：“不是自然，而是社会才是神话的原型。神话的所有基本主旨都是人的社会生活的投影。靠着这种投影，自然成了社会化世界的映象”，“神话的基本社会性品格是无需争辩的”。^③

在神话的这些品性中蕴涵着艺术特性的胚胎，苏珊·朗格关于艺术特征的论述，比如生命性、情感性、整体性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雏形。而且她认为艺术就是一步一步地从神话进化来的，史诗是神话最后和最完满的形式。

二 作为象征形式的神话和艺术

从上述论证我们可以看出，就神话本身而言，它和艺术有很多相通之处。但是，神话归根结底不是艺术，主要原因在于神话在原始人的意识中是真的，而艺术则就是一种虚构。

在卡西尔那里，神话与艺术是有严格区别的，它们属于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在整个人类文化符号的系统中，它们有着鲜明的个性。下面先从历时的维度来考察卡西尔对艺术本质的思考。

卡西尔是把神话和艺术放在人类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的，他把人类的各种符号生活看成人类精神本质不断对象化的过程，并对人类文化符号的起源与发展做了一个历时性的描述。他认为，在所有的符号形式中，语言和神话是最古老的，它们都是史前时代的产物。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语言和神话就像是一棵树上的两个分枝，语言的生成过程与神话的发展过程事实上不可分开。

① 卡西尔 《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107页。

② 卡西尔 《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101页。

③ 卡西尔 《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102页。

在发生阶段，它们都不以逻辑推理为手段，而是以直观现实的直觉为认识手段。首先，神话思维对实在的解释，就与后来形成的高级阶段的逻辑思维相反，它“不知道什么一般规律”，不是“遵循因果律的物理世界”，“而是一个戏剧世界——一个行动的、超自然力的、神或鬼的世界”，人通过神话“将自己最深处的情感客观化了”，这种客观化是通过想象的方式进行的。其次，人类早期语言中反映出来的神话思维倾向，也远远多于理性思维倾向。“语言思维充满着和渗透着神话思维，我们越是追溯到语言的更为原始的阶段，这一点就越是显而易见，即使是我们自己高度发达的语言中也仍旧浸透着神话思维。”^①

可见，理性并非人类的原始天赋，而是后天学习的成果。理性逻辑是随着语言符号的发展成熟才形成的。其中，想象的功能通过神话而得到发展，以后又衍生为宗教和艺术；逻辑推理的功能则借助语言而得到发展，形成各门科学知识。神话从未冲出其形象性魔圈，它虽可达到宗教与诗歌的高峰，但与科学知识之间却存在着不可弥合的鸿沟。

如此，按历时逻辑的沿革顺序所形成的人类文化符号形式构成了“客观世界”：科学符号构成科学的世界；神话符号构成神话、宗教世界，后来有部分内容衍生为艺术世界；日常语言符号则构成常识世界。与此对应，整个人类符号系统的表现功能呈现为三种不同层次的活动方式。最早、最原始的方式是“表现功能”，它构成原始神话世界，其特点是符号形式与所表示的意义融为一体，并未明确区分开来。第二种方式是“直观功能”，它构成常识世界，把我们的知觉世界分化为按时空关系联结起来的物体或实体。第三种方式是“概念功能”，它构成科学世界，这是建立在关系上，而非实体上的体系。这三种符号功能实际上标示出了人类符号活动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序列。

从这一历时性的描述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首先，神话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艺术，是人类两大精神活动表现方式（一种是逻辑的，另一种是想象的）之一脉，是人类精神本性的重要显现形式。它们同科学等一起构成了人类文化纷繁复杂的现实。其次，神话与语言一起构成了人类思维和文化的起源，它们是人类符号活动的最早成果，是人与动物界分离的最初标志。“在人的思维的

^① 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第157页。

发展过程中，神话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对宇宙之谜作出的最初解答。”^①因此，它也是全部人类文化洪流的发源地。再次，人类诸文化形式不仅呈共时性的扇面式的展开，而且是历时性的承续沿革的序列，神话是最早的符号文化形式之一，艺术是这一序列中稍后的形式。神话和神话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神话的想象思维方式却依然长久地留存下来，并继续在艺术中发挥作用。卡西尔说，“艺术在根源和起始上似乎与神话密切相联，即使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完全摆脱神话思维和宗教思维的影响和威力”。^②他又说，“艺术的最大特权之一正在于它从未丧失过这种‘神的时代’。在这里想象的创造力之源泉绝没有枯竭……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位大艺术家那里，想象力的作用都以一种新的形式和新的力量再次出现”。^③总之，卡西尔在历时性描述中，不仅展示了神话和艺术的历史生成，而且也展示了它们在人类文化史和人类精神发展中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从共时的角度看，卡西尔受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影响，认为人类文化只能是“一种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平衡，它是对立面斗争的结果”。^④这是由人类活动的一种基本的两极性决定的，这种两极性是稳定化和进化之间的一种张力。具体地说，就是人本身“被分裂成这两种倾向，一种力图保存旧形式而另一种则努力要产生新形式。在传统与改革、复制与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无休止的斗争。这种二元性可以在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中看到”。^⑤卡西尔就抓住人性和人类生活的这种两极斗争的基本线索，对各种文化符号形式加以对照比较。

在卡西尔看来，神话与宗教是突出地体现了人的稳定化和保守倾向这一极的。他说：“在人类生活中，这两种文化现象似乎是最保守的力量。神话思想就其起源和原则而言，就是因循守旧的思想。因为神话除了把一切都追溯到一个遥远的过去以外就再没有其它方法来理解、解释和阐明人类生活的现存方式。”^⑥语言符号形式，“也是人类文化中最牢固的保守力量之一”。这是由它的主要任务——信息交流决定的，“语言的符号和形式想要抵挡时间的消解性

① 卡西尔 《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第168页。
 ② 卡西尔 《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第168页。
 ③ 卡西尔 《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第196页。
 ④ 卡西尔 《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第282页。
 ⑤ 卡西尔 《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第283页。
 ⑥ 卡西尔 《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第284页。

和破坏性的影响，就必须具有一种稳定性和经久性”。但是，语言在一代代传递过程中又必然发生连续变化，这又体现出“人在掌握语言的过程中总是持一种能动的创造性的态度”，即反传统的变革倾向。这样，“保存”与“革新”两种倾向的对立统一，就成为“语言的生命力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成分和条件”。^①就人的两极性而言，在语言形式中似乎达到了一种平衡态。

但在艺术文化形式中，与神话相反的一极就凸显了出来：“独创性、个别性、创造性的因素”“明显地压倒了第一种因素”，即保守性因素，“在艺术中我们不满足于重复或复制传统的形式”。当然，传统在艺术中是有巨大作用的，艺术的母题也一再重现，“然而每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在某种意义上都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诗人当然不可能创造一种全新语言，“然而，诗人给所有这一切增添的不仅是一种新的特色而且还是一种新的生命”。^②在这一点上，艺术与神话恰恰处在对立的两极。

通过这样一种比较，卡西尔在人类文化的总体上揭示了作为符号形式的神话与艺术的一般特征与地位，即神话的追溯性、稳定性、保守性与艺术的主体性、个体性与独创性。而且把共时和历时两方面加以综合考察，我们已可约略窥见作为文化符号形式的神话和艺术在整个文化符号系统中的一般面貌和历史形态，以及艺术与神话的渊源关系。

① 卡西尔 《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第285~286页。

② 卡西尔 《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第286页。

Two Letters to Kurt Goldstein

Ernst Cassirer/Translated by Wu Fei

/ 174

Abstract: In *An Essay on Man*, Ernst Cassirer said that human are animals of symbol. It is important that this argument is not originated from some imaginary meditation but based on absorbing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in that time. In the two letters to Kurt Goldstein, who was a famous psychologist and psychiatrist, exactly based on Goldstein's research, Cassirer discussed the connection and difference between sensory consciousness and symbolic consciousness which is foundationa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of his own.

Keywords: Sensory Consciousness; Symbolic Consciousness; Symbolic Form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 of Myth: Ernst Cassirer's Discussion about Art and Myth

Xie Dongbing

/ 182

Abstract: Ernst Cassirer argues that art are originated from myth, because mythes are some kind of unconscious fictions that are double-structured between conception and sensation, and unify perception and feeling. In this way, myth is endowed with artistic characteristic at the beginning. However, myth is not as same as art. Myth is make-believed to early humans for they didn't truly understand the world, while artistic creation is made up in a free conscious way.

Keywords: Myth; Art; Artistic Characteristic; Symbolic Form

The Last Act: Rise and End of the Machine Culture

Oswald Spengler/Translated by Shu Hongyue and Li Zao

/ 191

Abstract: In contrast to the village of the previous stage, the city in which is